

.....

葬在落叶下的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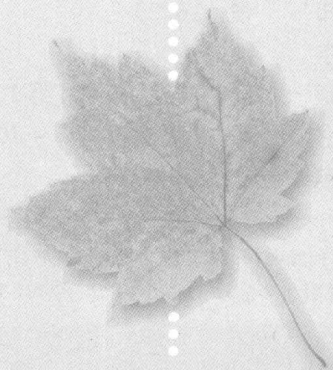
.....

夏智慧 著

Zangzai Luoyexia de Jiyi

葬在落叶下的
记忆

夏智慧 著



Zangzai Luoyexia de Jiy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葬在落叶下的记忆/夏智慧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 - 7 - 207 - 07976 - 3

I. 葬…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285 号

责任编辑:吴英杰 姚虹云

装帧设计:方大伟

葬在落叶下的记忆

夏智慧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投稿邮箱 [rmsyhy2006@126. com](mailto:rmsyhy2006@126.com)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976 - 3/I · 1055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代 序

致逝去的伤怀

亲爱的，我走了……
风将我的眷恋留给了沉眠的时光，
眼里的泪花遮住了怀有向往的离愁，
我多么的想要把你从梦中唤醒，
在一片盛开的花丛前，
温情地微笑着。
想要把你所有的忧郁，
倾泻给纯真的欢乐。
记忆睡去了，
我依然漫步在霞光中，
形单影只地找寻着……
期待掩盖了我的哀伤，
怒放的勿忘我，
依旧袒露着爱恋的情愫……

作者

2007年7月4日

—

在电话里老韩得知女儿莫玲要回国度假，他便和妻子提前3天买好了去北京的机票。按照莫玲的行程，他们可以在家里安心地等待着女儿的归来，大可不必乘两个小时的飞机，从A城飞到北京去迎接女儿。

5年了，她一次都没有回来过，这次在她准备回国之前，中国的大大小的报纸、网络都相继报道了她要回国的消息。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5年过去了。老韩在电话里听到的都是女儿快乐的声音；即使她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没有人照料一个人躺在医院里，她也会在电话里对父亲说她的状况很好，请他们不要惦念她。莫玲和帕斯特洛离婚的消息是他们几个月前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如果没有看到这则消息，老韩也许现在都不会知道女儿离婚的事情。

这场不成熟不稳定的婚姻也许来得太早了，莫玲似乎什么都没有考虑、什么也没有去想就走进了带有异国情调的婚姻中；也许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太需要这样的温暖了，即使不是爱情她也愿意把这样的情感设想成自己理想中的爱情。

罗马这座蕴含着欧洲文明的古都里，充溢着浪漫也充溢着忧郁，闲适宁静的浪漫是罗马城特有的本质，忧郁是莫玲想要抛弃却一直无法抛弃的，她试图想把自己的忧郁永远地丢在中国，封存在记忆里，可是事实上她却无法丢掉；她也许生来就是忧郁的，像一杯陈皮水的味道，带有苦涩的清香。

在罗马机场的大厅里，帕斯特洛深情地把她拥进怀中与她吻别。一瞬间，他似乎感到这将是永久的诀别，眼睛里闪动着不曾有过的伤感。他是爱她的，即便彼此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也在试图把这条宽阔的鸿沟慢慢地变窄。莫玲却等不及了，也许不想再用时间、情感去填平那条所谓爱情的鸿沟；她说不清她有没有爱过他，可能从来没有爱过，也可能曾经爱过；她看着帕斯特洛一双蓝汪汪充溢着泪光的眼睛，心里也顿时充满了无尽的忧伤。

“玲，别忘了，回来时，给我带一棵中国的兰花草。你说过，那是最美丽的花。”他的声音低沉，用不流利的汉语说。

“你也不要忘了，好好地照顾安瑞。”安瑞是莫玲在罗马的爱犬，是一只很普通的宠物狗，已经陪伴莫玲3年了。

帕斯特洛紧紧地拥抱着她，他的身体似乎在微微地发抖，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很短的几分钟，却像一个世纪那样的漫长，时间似乎在这分别的时刻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帕斯特洛轻轻地松开了她，眼里闪动着泪花，默默地凝视着她，让人体味到他是那么的温存、伤感，以及内心饱含着无尽的眷恋与牵挂。“亲爱的，不要忘了我。”他的声音在颤抖。

莫玲望着他，眼里的泪花急速地掉落了下来，紧紧地依偎着他的肩膀抽泣起来……

莫玲望着机窗外的朵朵白云，忧伤的思绪再也无法平静。帕斯特洛留给她的不仅仅是一段矛盾的爱情，更多的是那份让她曾经感到温暖、想要去依赖的婚姻。莫玲忽然觉得自己的冷酷无情，她在利用别人的真爱慰藉着自己……她靠着座椅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如果没有帕斯特洛，她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她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了，帕斯特洛虽然没有责怨她，但是他那带有伤感的浓浓爱

意却永远地铭刻在她的脑海里。

26岁，她才仅仅26岁，却经历了世间的忧虑、情爱，甚至从来不曾奢望或不敢奢望的辉煌。帕斯特洛只是她短暂青春里的一个片段，他赋予她飞翔的翅膀，可是没有赋予她足够的勇气；他赋予她温馨的幸福，可是这甜美的幸福却没有自由的快乐。

她不想活在帕斯特洛的光环下，在她的心里帕斯特洛只是她的导师，即使成为了他的妻子，也没有改变她原本的崇拜。帕斯特洛这个享誉国际画坛的欧洲骄子，能够深爱上莫玲这样普通的中国姑娘，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认为这将是莫玲一生的荣耀。

帕斯特洛在向莫玲求婚时没有送给她钻戒，也没有送给她玫瑰花，而是在罗马城一处僻静的地方为她安置了一处居所。不大的庭院里栽种几株丁香树，房子的整体外观是白色的，在东侧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整天都可以照见阳光。在书房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中国的扇面山水画，书桌上规规整整地摆放着中国的笔墨纸砚，一切精心的布置让莫玲似乎感觉回到了中国。站书房的大玻璃窗前可以一眼望见远处高地上广阔的草坪和树木，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教堂钟声。在这闲适幽静的氛围里，只有两个人的存在是真切的，其余的似乎都被淹没了。

“我没有买到中国的兰花，只买到了一株六月雪。”书房一个朝阳的角落里安放着一个中国式的花架，上面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六月雪盆景。

莫玲看着他微笑着，她的笑像窗外的阳光，温和地照进帕斯特洛的心，含蓄并带着她独特的气质与温情。“这棵六月雪的造型很怪异，也很典雅。”莫玲走到花架前带着笑说。

“玲……”帕斯特洛深情地凝视着她，略微停顿了片刻后缓慢轻声地说，“如果……如果，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你愿意吗？”

“我，我们?!”莫玲心里其实并没有感到惊讶，但还是有些不知

所措……

“您需要用些什么？”一位空姐推着放满各种饮料、水果、食品的餐车优雅地停在了她的座位旁，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像从梦中醒来，“不，什么都不用。”她感觉身上有点冷，如果帕斯特洛坐在她的身旁，她会依偎着他，此刻的她孤独地一个人坐在飞机上，早已失去了那可以温暖她躯体的“炉火”。

“我需要一条毯子。”她对空姐说。

想想马上就要回到久别的祖国，可以看到日夜思念的父母，她纷乱不安的心绪荡漾起了茫然复杂的涟漪；她的心像被分成了两半，一半留在了意大利，一半却一直属于中国。

5年的青春时光在漫长的人生中是短暂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始，帕斯特洛却用真挚的情爱，为她单纯朴实的青春画上了最亮丽的色彩，那也许不算是一段最好的风景，但却影响了莫玲的一生……在莫玲的心里，她对帕斯特洛除了无奈的依恋，更多的还是感激。

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时已经是晚间8点多了，在机场大厅里，父母和一些不知来路的记者早早地就等候在这里了。其中有一个大个男青年高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欢迎韩莫玲女士归国”。

莫玲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套装，带着一一条淡黄色的纱巾，整齐的短发上别着一枚精巧的发卡，脚步轻盈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她像一朵高贵典雅的出水芙蓉，稳重大方地环视着四周。人群中她捕捉到了父母的身影，眼里禁不住充满了泪水，她强忍泪水微笑地朝大家挥了挥手。

“韩莫玲女士，欢迎你回国，我们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那个举牌的大个子男青年和一群青年学生抢先围住了她。

记者们有的忙拍照，有的挤到人群里做起了跟踪采访，他们所

采访的内容大多是她和帕斯特洛离婚的事情。

年仅 37 岁的帕斯特洛，在远离欧洲的中国竟然也是这样的名声鼎沸，这让莫玲感到惧怕，感到无法释怀，她想摆脱都无法摆脱，他的影子也许将永远这样跟随着她。

此时，围拢她的这群人没有让她感到一丝的亲切，相反让她感到无比的厌烦。不知过了多久，机场的保安驱散了那些无聊的记者。莫玲这才感到自己是回到了中国，不论这样的迎接方式能否接受，都算是一种独有的关注。莫玲这样想着，心里自然踏实了许多，也亲切了许多，以至于记者们无理的冒犯之词也让她觉得那是中国人特有的可爱与热情。

“爸——”她扑进父亲的怀里，微笑着流出了眼泪。

“妈——”她转过身拥抱住了母亲。

他们说着、笑着，抹着激动的泪水走出了机场。

莫玲的首次归国度假，本来是没有特殊安排的，既不是应邀回国讲学，也不是筹备个人画展；她只想用短暂的假期行程整理烦乱的心境。离别 5 年了，在人群中她第一眼捕捉到父亲的目光时，她发现父亲的面容苍老了很多，母亲也有了许多白发，她的心一阵酸楚。如果不是为了早日完成博士学位，不是因为帕斯特洛……她也许会早些回来，不会让他们牵挂得这么久。

在法国巴黎的一次画展上，莫玲曾看到过这样一幅画作，一个坐在树阴下的农妇神情黯然、沉郁地眺望着远处，身旁的男孩怀抱着一只幼小的羊羔，也在远望着妇人所望的方向，在画作的远景处有一群奶牛，红彤彤的夕阳染罩着宁静的田园。农妇不知守望了多久，看到的却只是一群奶牛……

画中的农妇她在守望谁？也许是她的丈夫，也许是她的孩子……原来牵挂不仅仅可以使人变得憔悴，更可怕的会使人变得麻木，除了心中久久守候着的期待，剩下的也许就是那带着沉郁的漠

然了。

不论怎样都要存有希望，也许她所要等待的，就隐藏在那一群奶牛中……耐心些，再耐心些，也许希望就会出现在眼前。

父亲苍老了，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守望、这样的期待，混杂着茫然，和莫玲一样的茫然；可是他却没有放弃那份希望，如同隐藏在牛群中的希望……

一切都安顿好后，莫玲用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给远在罗马的帕斯特洛发了一个邮件。没过多久，她的手机响了，是帕斯特洛打来的。

“玲……”电话的那端传来了帕斯特洛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 8 点 20 分，罗马应该是凌晨 2 点 20 分，你应该在睡觉吧？亲爱的。”莫玲看着手表，关切地问。

“我睡不着，玲……”长久的沉默，“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一直坐在电脑前发呆，玲……”他的声音沙哑了。

“说好了，说好了我们不通电话……”莫玲的声音也被泪水哽咽住了。

“我想了很多，我也想去旅行，也许旅行会让我的心情好一些。”

“亲爱的……”莫玲拿着话筒眼泪流了下来。

她本不应该再叫他亲爱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想这样称呼他，可能彼此依然需要这样亲昵的慰藉。

在回国前莫玲就安排好了一切行程，她想陪着父母在家里待上两个星期，然后独自一人去云南居住一段时间。因为她在意大利的好友凯林，嫁给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并定居在了山水秀美的云南丽江。莫玲不仅仅是想去看望凯林，更想身处于自然中，使自己烦乱的心绪慢慢地变得平静。

她陪着父母在北京短暂地停留了几天，然后回到了在 A 城的家中，家里的一切都是原来的老样子，看不出有任何的变化。书桌、

书柜、木质单人床，还有电脑桌上的日记本，依然整整齐齐地放置在那里，窗台上放着一盆正在盛开的石榴树，上面结了一些不大的果实；房间的一面墙壁上挂着大小不同规格的相框，全是莫玲的照片，原先这面墙壁是空的，不知什么时候挂满了她的照片。

“爸，你们怎么挂了这么多照片。”她看着那些照片，脸上泛起灿烂的笑意。

“我和你妈妈想你的时候，就坐在这里看你的照片。”父亲坐在书桌前，望着墙壁上的照片说。在父亲眼里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可爱。

妈妈从外屋拿着一大束鲜花走了进来，“花店刚刚送来的，咱们没有要花，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母亲把花递给莫玲，心里纳闷地说。

花中摆放着一张贺卡，莫玲打开了那张贺卡，上面写着“春去春来，燕去燕归，愿我的祝福永远与你相伴”。字迹很潇洒漂亮。“这是谁呢？”莫玲好奇地思量着。

“可能是美术学院的人知道你回来了，特地给你送来的。”提到女儿，父亲总是洋溢着自豪的笑意，“没想到我女儿出去几年，成为声名远扬的大画家，走到哪里都有人关注。”

莫玲微微地笑着，心里在想：送花的人一定是熟知自己的，他会是谁呢……

回忆是美好的，也是忧郁的、伤感的。在罗马，莫玲很少去回忆从前的时光，因为她不想触及自己内心的禁区。她说不清那是怎样的忧郁与愁伤，但却一直伴随着她。她惧怕回忆，甚至想要极力地去躲避它。4年前她和帕斯特洛坐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曾共同追忆过自己的童年。帕斯特洛的童年是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令莫玲羡慕。

他的童年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文艺复兴所留存下来的优雅气

质同样赋予了他天才的艺术灵性。佛罗伦萨曾有一个很动听的中文译名叫翡冷翠，提到这个名字，帕斯特洛看着莫玲笑着说：“这个名字像中国姑娘，译成这样一个美妙中文名字的人，一定爱上过中国姑娘。”

莫玲低着头笑了，也许这样的比喻是恰当的。

“我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她很爱清洁，她把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她不喜欢养宠物，也不允许我和姐姐养，那时我和姐姐都很渴望能有一只可爱的小狗陪着我们一起玩耍。有一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把它抱回家，可是又怕母亲生气再把它遗弃。想来想去，我和姐姐把它安置在了一个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帕斯特洛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把它放进了我房间的大壁橱里。”

莫玲听到这儿也随着笑了起来：“你们把它放进了壁橱里？”

帕斯特洛带着笑声说：“是的，那儿是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了，可是后来还是让母亲发现了。”

“它一定是太不听话了，总是想从壁橱里跑出来，所以被发现了。”莫玲笑着说。

“是因为我总去厨房给它找东西吃，被我母亲发现了。”他那爽朗、快乐的笑声引来了别人的目光。

“我已经记不起我的童年了……”她脸上的笑意渐渐地退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莫名的阴郁。“其实……其实我的童年同样很幸福。有父母的疼爱，就是缺少了一些值得回忆的往事。”她声音低沉，“我爸爸是一位大学教授，是研究教育心理学的……，不知什么原因，他却生了一个我这样的女儿，天生就不给他面子……”莫玲带着清脆的笑声说。

帕斯特洛似乎没有听明白，他皱着眉疑惑地凝视着莫玲。

“在我6岁之前，我一直和我的外婆生活在一起。那里有一条

江，夏天江坝上漫山遍野地长满了杂草和野花，长辈们称那种花叫‘勿忘我’，有黄色的、白色的、淡蓝色的、淡紫色的，星星点点地开在堤坝上，招引着飞舞的蜂蝶。每当轮船驶过，江面上就会泛起一层层的浪花。我常坐在沙滩上望着远处江桥上驶过的火车，默默地数着有多少节车厢。江中心有一座孤岛，上面种植着许多庄稼，秋收时节，农民们就划着小船把成熟的大豆、高粱运回岸上。冬季冰封的江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堤坝上的白杨树整齐地排列着，延伸到视线的尽头。那儿是一个很宁静的小镇，和繁华的城区只有一江之隔，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莫玲语速缓慢地说。

“真是太美了，像一幅画，太美了——”帕斯特洛听入了迷，“我很想去那里看看。”

“也许去了，你就不觉得美了。”莫玲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悦耳的笑声，“那里赋予我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可贵的是那段最美好的记忆。”

“玲，以后你带我去好吗？”

“帕斯特洛，你怎么像个孩子。”

“玲，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可爱。”帕斯特洛温情地凝视着她的目光说。

莫玲依然笑着说：“那里的一切都很朴实，和你所生活的环境完全不同。你是不会理解的！”

“我想去那里，和你一起感受那里的生活。”

“冬季，外面冰天雪地，我和表姐待在屋子里，守着暖烘烘的炉火，烤着土豆。那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莫玲放下手中的咖啡，陷入了回忆。

“你的童年太美好了。”帕斯特洛跟随着她的回忆想象着。

“晚间，我和外婆睡在一个被窝儿。妈妈不在身边，爸爸也不在身边，只有外婆用她的身体温暖着我。伴着窗外的月光，外婆轻声

哼唱着那首很古老的摇篮曲，它虽不是美妙的音调，可在我的心里却是最动听的音乐，现在想听都听不到了。”

“玲……”

“没事，没事。”莫玲依然笑着，她的笑容里带有一丝的伤感，“我外婆很喜欢听评书，她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她最喜欢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我也喜欢，我看过连环画。”

莫玲又爽朗地笑了：“评书是中国的一种很传统的曲艺形式，是通过人的口技和生动的讲述传达给听者的，我外婆是个评书迷。”

“评书迷?!”帕斯特洛半懂不懂的样子让莫玲觉得很有趣，“我也想当评书迷。”

莫玲的笑声更清脆了。

“我很向往中国，那是我最想去的国度，古老的国度。”帕斯特洛用不流利的汉语说。

“你太可爱了，帕斯特洛。”

“我可爱？如果觉得我可爱，那就和我永远在一起。”他依然用不流利的汉语结结巴巴地说，“和我在一起你会快乐的，我喜欢吃中国的饺子。”

莫玲躲开了他的目光。

“还有包子，还有馄饨，还有粽子。你说你妈妈包的粽子最好吃。”他说汉语的样子像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

莫玲低着头笑了起来。

“我想和你一起去中国。我喜欢中国的‘翡冷翠’。”

“中国的‘翡冷翠’!?”莫玲有些不明白地问。

“就是中国姑娘。”帕斯特洛解释说。

这样一个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比喻，却把莫玲与佛罗伦萨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同时也与帕斯特洛连在了一起。

“你的外祖母，她还在那个小镇吗？”帕斯特洛问。

莫玲略微沉默了一阵说：“在我来意大利之前，她就去世了。”

帕斯特洛歉意地看着她，心里也不由得伤感起来。

女儿回来了，老韩和妻子一起下厨房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家里好久没有这样的温馨了，自从莫玲出国后他和妻子很少在家里这样像模像样地共享晚餐，经常是出去吃或者买着吃，日子过得简单了许多。

“浇汁鱼，你最爱吃的。”老韩把盛着鱼的餐盘放在了餐桌上。

“啊，好久没吃了！在意大利的中国餐馆里根本吃不到正宗的中餐，有些菜里他们加了很多西方人爱吃的洋葱、番茄、辣椒酱，就连炸鸡腿上也会有有一层奶油。”

老韩笑着说：“那岂不是中西合璧了？这回你回来，我和你妈就当你的厨师，好好地给你调剂调剂。”

“这些年我在外面也习惯了。”

“哪儿也不如家好。”老韩说。

莫玲抱住父亲撒娇地说：“当然了，家里有老爸老妈。”

老韩忽然回想起5年前他送莫玲出国时的情形。那天也是这样摆了一桌晚餐，可他的心里却装满了矛盾与不安。那时莫玲的精神状况刚刚好起来，生活对她而言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老韩不忍心把女儿送到那么远的地方，他的心里更多的是放心不下。不论怎样，他们都做出了选择，也许是人生最关键的一次选择，莫玲同样渴望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完全地改变自己的人生。一家人在犹豫迷惘中憧憬着未来，老韩不敢过多地去设想莫玲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求有个平平安安、殷实宁静的生活就足够了。每一位父母对孩子都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奢望，有的如同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有的像开在山峰上的雪莲花；有的如同行走在沙漠中的探险者，期

盼着前方会出现一片可以供给生命的绿洲。老韩也许就是一个行旅在沙漠中的骆驼，带着莫玲向着有湖泊的地方跋涉着……

往事总归是往事，一切都已成为了回忆。莫玲不愿意回忆往事，也不想提起那些让她感到无比忧愁的记忆。时间过得飞快，似乎你还没有来得及去忘却，时间就在你的脑海里画上了深深的印痕。老韩不经意地回忆起了从前，他好像在对着一面镜子审视着自己，这面镜子就是莫玲，父亲在对着女儿审视着自己，这也许是平常的。

“我们喝点葡萄酒吧。”老韩打开了一瓶葡萄酒，斟满了三杯，“来，我和你妈妈为你饯行。”老韩回忆着，他的思绪像一条生锈的钢缆，顺着渐渐模糊流逝的时光，点点地缕析着。

“爸，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长大了……”莫玲端起酒杯微笑着说。

老韩也端起了酒杯，酸楚地点了点头。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转动了几下，把泪水渐渐地咽了回去。

莫玲似乎看见了父亲要流泪的样子，似乎听到了他咽下泪水时嗓子里发出细微的声音。她想说什么，可是最终她什么都没有说……

屋子里一阵沉寂，莫玲夹了一个炸鸡翅放进了父亲的餐盘里。

“我们吃吧，一会儿菜都凉了。”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张罗着，“多吃些，到了外面就吃不到这些菜了。”

“妈，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们，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这样我心里也不舒服。”莫玲声音微颤地说，“在外面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遇到什么事情，心里千万不要有负担，不要着急，我和你妈都不在你的身边，你要坚强些。”老韩嘱咐说。

“爸，你们放心吧。”莫玲微笑着注视着他们，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勇气独自面对漂泊的未来。

母亲站起身离开了餐桌，从客厅里拿出一本影集递给了莫玲。“今天繁星来过了，他把这本影集放下就走了。”繁星是莫玲的心理医生，“他说，明天他会来送你的。”

莫玲慢慢地翻开了影集，看见一张张设计精美的照片她先是惊讶地愣了一下，随后脸上又泛起了一丝感动。她仿佛走进了自己的世界，自己从未经意地感受过的时光历历在目，很多都是瞬间拍摄的姿态，都是她平时生活的场景。有坐在树阴下的长椅上看书时的样子；有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时的样子；有夏天站在草坪上画画时的样子；有沉默无语靠着大树想着心事的样子；有放风筝时快乐奔跑的样子；有前仰后合开怀大笑的样子；有娴静端庄凝望天空的样子；有站在窗口情绪低沉的样子；有打羽毛球时活力四射的样子。在每一张照片下都配有一段简洁的文字。“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她的情绪比较稳定了一些，和我也有了一些交流；我向她推荐了一篇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散文《我的一天》，很短的一篇文章，她却读得很认真。”莫玲看着一张自己读书时的照片和这段简洁的文字，她心里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感动，这种特殊的关爱像水滴一样渐渐地渗进了她的心田。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关怀、这样的感动、这样的爱恋……不，不是习惯，而是在用心默默地感受着、接纳着，已悄悄地融入了她的生活。

繁星用全部的柔情包容着她，这样的体贴完全超越了他的职业范围；当他第一次看见她，第一次接触她的目光，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他似乎就把她装进了暖暖的胸膛，不知为什么他想去呵护她。

爱一个人没有太多的理由，没有繁琐的思虑，只有那不知不觉想要去给予的期待。莫玲的心是沉郁地，沉郁得想要试图抛开一切去寻求所谓快乐的天堂。她用眼泪划亮了一根不能燃烧的火柴，她多么希望这点点的火光，是想象中的萤火虫，带着她飞向自己未知的世界。“别哭，你是最棒的。”这是父亲在心底为她喊出的声音。